

街市

怡然含笑

我居住的小区外围,不知哪天起聚成了早市。早市跟老城十字街的夜市一样,起时人声鼎沸,落时一片静寂。

我沉浸于街市的起起落落,时常起个早或搭个晚,走走逛逛。挤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之中,觉得到处生机盎然,一切都那么可爱。

早市沿永济街呈南北方向一溜儿排开,南头牵着太康路,北头扯着宜人路。逛的次数多了,就注意到俩人。打眼一看,他们是地道的新疆人,摊位摆在最南头的角落。他们做的是烤馕生意,现烤现卖,10元3个。经过的人大都会驻足看上几分钟,然后扫码捎上几个。

俩人抬头与顾客交流时用的是普通话,低头做馕时说的是家乡话,没人听得懂。他们出摊儿早,收摊儿晚。有一回快中午了,我路过,他俩还在忙,可见生意还不错。

我吃他们的馕已经成为习惯,隔三岔五就买几个。是爱吃馕的焦黄酥脆,还是欣赏他们做馕的过程?是偷看他们的样貌,还是窃听他们的乡音?我想,应是兼而有之。

倘若换了我们本地人烤馕,即使烤的馕一样,味道也可能大不一样。

为啥?我想,大约跟我一样,许多人对美食的原产地,即源头都充满向往,会不自觉地生起一些联想。似乎唯有美食出自原产地人的手,才算得上最正宗的味道。

知道馕,对馕感兴趣,是缘于李娟的散文《馕的事》《要过不好不坏的生活》。文中的扎克拜妈妈,还有卡西姑娘,她们在新疆的山野挖馕坑,用柴火或牛粪烤馕。

馕最美的金黄色,是搭配着连绵起伏的荒山大漠,是搭配着空旷天际的一行飞雁,是搭配着孤独的毡房,以及围裹着毡房的陈旧褐毡和褪色的花带子……出现的。

所以融合着这些元素的馕,是有烙印的,必当出自草原牧民粗犷的手,方能烤出那个味儿。

想起在北京复兴路,有一家“牛三哥洛阳牛肉汤馆”。那是家网红汤馆,生意红火。我们去了,一看阵仗,心里暗叹,是真格的老洛阳味儿。

厨师与服务员说着洛阳话,大铁锅里冒着烟,香气缭绕,牛骨在咕嘟咕嘟地慢炖着。大方盘中装着牛肉切片和杂碎,厨师熟练地抓捏着。店前排队的人,跟西工小街吃锅贴的人一样,啥时候去都是长长的一溜儿。

或许在喝汤的同时,北京人想起了十三朝古都洛阳,那个孔子入周问礼的地方,那个汉光武帝闻牛汤香而驻足的老街,那个女皇武则天听政的明堂与天堂……牡丹、唐三彩、龙门石窟、白马寺……这些数不胜数的洛阳元素随之而来,使一碗洛阳牛肉汤的滋味得以张扬。

走在街市上,看看这个,想想那个,觉得现在的生活越来越丰裕了。而这背后,不知有多少人远走他乡,带着自己家乡的美食与文化,为他乡的街市繁荣,奉献着自己的辛劳和汗水。我们欢迎他们的到来,他们也欢迎我们的加入。

那日,走在老城十字街的夜市,突然想起郭沫若《天上的街市》:我想那缥缈的空中,定然有美丽的街市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,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。……

而此刻,我正置身于“美丽的街市”。

老棉布

耿艳菊

街上,碰到有人穿着蓝印花布的衣衫,只远远看上一眼,就忍不住忆起那些悠远的光阴故事。

《山居杂忆》里讲,从前的江南大户人家嫁女儿,准备桂花糖要从收集枝上的桂花开始,花上好几年的时光。而从前,我们故乡嫁女儿,即便普通人家也是要经过很长时间来准备。其他的不说,再贫寒的人家也得给女儿准备几条御寒的被子,几卷家常的老棉布。

套被子的被里被面,都是自家织的老棉布。被子里面的被芯,自然也是自家种的棉花。从前的乡村田野,除了种花生玉米大豆,每家还会种棉花。身上穿的衣裳,盖的被褥,女儿的嫁妆,都要靠种下的这一棵棵棉花苗。

这是一段更漫长的光阴。棉花苗一天天长高,一天天枝叶纷披,吸收着阳光雨露,长成壮实的样子,风吹不倒,雨打也不倒,开满硕大鲜亮的花。花朵落了,长成一个个饱满结实的棉桃。种棉花是很忙人的,拔草、松土、施肥,这些且不说,还要人十分勤快,捉虫、打棉花杈、喷药,一遍又一遍。等呀等,盼呀盼,棉桃开花了,绽放成一朵朵柔软温暖的白云。

深秋,一朵朵如云的棉花从田里收回到院落。这时候,冬小麦已经入田,地里没什么活了,天气也逐渐冷起来,进入了漫长的冬闲。冬闲,各家的主妇们却闲不下来。她们要把棉花纺成棉线,然后再织成一匹匹棉布。

纺棉线用的是很古老的木质纺车。记得祖母的房间里有一架纺车,每天晚饭后,祖母就会点上煤油灯,一手摇着纺车,一手捻着棉线。我那时五六岁,住在祖母家,每天晚上躺在床上,一边听着屋外的寒风呼啸,一边看祖母纺棉线。祖母似乎不知道困倦,每次我半夜里醒来,都看见她坐在那儿安稳地摇着纺车。

堂屋里还放着一台很旧的织布机,织布机很大,把堂屋都占满了。祖母晚上纺棉线,白天就坐在织布机上织布,织布的梭子灵巧地翻飞着,看得年幼的我惊讶不已。

我有个小姑,比我大十几岁,已经说定了婆家。祖母那般忙碌着织布,一方面是为一家大小的衣物,一方面是为小姑准备嫁妆。那会儿,集市上已经有很鲜亮的布了,一卷卷摆开来,很华丽。年节下,祖母赶会时会选一些好看的布料,但在她的心中,依照风俗传统,女儿出嫁,她当母亲的总要亲自给孩子织几匹棉布。

母亲也会织布。我们家的柜子里有好几卷她结婚时的老棉布,每年天好的时候,她都会拿出来晒一晒。母亲说,那卷月白的,是她自己织的。她是家中的大女儿,姥姥忙,她就向姥姥学织布,为姥姥分担一些。母亲那一代人大概是最后会织布的了。

读中学时,有年冬天,母亲在我们堂屋也放了织布机。那时候,几乎很少看到有人织布了。母亲内心大概藏着一种情怀,她看着自己的女儿大了,总惦记着得为孩子准备一些老棉布过日子。为了显得时尚好看,她还把纯白的棉线染了颜色,浅粉、天蓝、靛青,织出来很漂亮。

等我结婚的时候,我早把母亲曾经织的老棉布忘记了。这时,母亲笑盈盈地从柜子底下把它们拿出来,在缝纫机前忙了一天,用老棉布给我做了两条床单。后来,我千里迢迢从故乡把它们带来,放在身边,一直没舍得用。

对于纺车、织布机,孩子是陌生的,他们只在博物馆和电视上看过。我对孩子说,将来这两条老棉布床单送给你吧,这里有长辈们对妈妈的心意,也藏着妈妈对你的心意。

